台學統

台學統卷七十五

萬嚴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二十二

郞中葉海峰先生良佩

浙江通志循吏葉良佩字敬之太平人嘉靖癸未進士授新城令改貴溪時權璫督造眞人府怙勢横斂良佩一繩以法率斂跡不敢肆案牘叢委談笑而立決之廷無留獄擢南京刑部主事有富閹當論死者夜餽二百金良佩拒之竟抵於法再轉爲河南司郞中任久法益精諸司有紛訟難解者或咨良佩而行良佩精究典墳

以作述名世所著書凡數百卷（本台州府志 太平縣志）

太平縣志葉良佩字敬之號海峰鏡川人少從潘教諭祿受詩經又從黃巖符邵陽遊習舉業有聲益精究墳典史漢及星麻圖緯百家之言無不披覽領嘉靖丙子鄕薦連登進士第授蘄城令刑簡賦輕民甚德之自署其門曰空庭不埽三分雪泰宇長留一脉春部使者以其能奏調繁貴溪地五達多巨猾武斷於鄉會權璫督造眞人府怙勢橫斂里下受害良佩至一繩以法不敢肆案牘叢集談笑立決政聲籍甚擢南刑部主事以刑爲民命所關加意詳愼絲毫無所假貸有富閹當論死夜餽二百金欲以移諸同事嚴拒之竟抵于法轉河南

司郎中任久法益精奏進案比法諸司有疑難案成咨以決儕輩多推服先在留都與況伯師會講經書伯師轉考功郎中科道官之以考察去者皆謂伯師受𡰥佩指因羅織其罪㗖當事舉劾報罷怡然拂袖歸日惟兀坐一室繙閱校讎思以作述名世修赤城郡志太平縣志自著書尤富巡道胡爲梓行爲人孝友儉約出天性晚寄情于酒酣而不亂言貌溫恭士人恆樂親之三台詩錄葉𡰥佩字敬之歷刑部郎中原本律意著刑法論兩篇緣與況伯師講學忌者羅織其罪劾奏落職歸林下著述甚富詩以少陵爲法兼出入太白東坡宗仰既高而學識才情又足以副之葢嘉靖中鄉郡一大

作手也

雜錄

旗峯歌送葉子之京　貴溪夏言公謹撰　桂洲文集

我聞旗峯子家在天台萬山裏夜臥天柱雲朝濯清溪水璃臺雙闕中天開赤城霞起飛梁隈旗峯子眞仙才胸中磊塊萬邱壑筆底造化皆風雷方巖片石何崔嵬砥柱中流驚瀾頹眼前此峯尤峭崒獨秉吾道之旌麾山川人物兩卓絕坐令海內誇天台吁嗟乎方巖旗峯俱壯哉

按方巖謂謝文肅旗峯則葉敬之舊號也以文肅與敬之並論其傾倒至矣

遺書

周易義叢十六卷 見明史藝文志今存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右明刑部郎中太平葉良佩輯取漢魏以下百家之說摘錄其要仍冠以本義備載程朱而以己說別為測語附綴焉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用王弼本採輯古今易說自子夏傳迄元龍仁夫凡一百七十七家或自抒己見則稱測曰以附於後諸家皆有去取惟程傳全錄諸家皆以時世爲次惟朱子本義則升列衆說之首其大旨可以槩見也

太平縣志海峰先世本受易學於臨海董正則同邑盛

聖泉故於易有家傳而大旨不離程傳在南京時以與
況伯師講易爲忌者所羅織然其書則傳矣今 御定
周易折中亦採之

周易義叢自序

自漢至今專門易學不啻百有餘家或傳象數或明義
理或推之互體卦變五行求其眞有以見天下之賾之
動得四聖人所不傳之祕者什無二三焉乃於百有餘
家內摘取精要者彙爲是編仍以子朱子本義冠之端
首參以其兼明象占故也至若程傳則備書而不敢有
所刪節釐爲若干卷僭不自量輙綴測語附之章末名
曰周易義叢用傳同好聊備千慮一得之採擇云嘉靖

二十六年秋九月

讀書記 經義考云未見太平志云此書採輯卷帙甚多今但存有目錄據此似非爲尙書作也

洪範圖解一卷 經義考云未見太平志云有鈔本

燕射古禮一卷 經義考云未見

春秋測義 見浙江通志

易占經緯 見康熙太平縣志

太玄經集解 經義考云未見

皇極經世集解 經義考云未見

太平縣志八卷 千頃堂書目云嘉靖庚子修

太平縣志自序

太平縣志地輿食貨職官人物外志雜志爲目六凡八

卷而吾邑之故亦略可舉已先是曾侯明卿來議志事
良佩曰縣僻左最晚著歷三國六朝載籍希闊志難乎
其始又新所置縣析黃巖截樂清境土犬牙莫之所分
志難乎其中今子孫之貴顯者孰不欲美其祖先徇或
致譏否斯速謗志難乎其終侯曰吾嘗商略之矣自宋
嘉定以上取諸陳壽老郡志即不備則採之諸家文集
以及斷碑殘碣嗣是以後則赤城新志可據也又黃巖
故有黃巖志樂清有樂清志前博士黃君縉嘗輯之爲
太平草志顧其文義蕪蕪而事或可採又不備則問之
父老傳之傳聞乃若矢公任怨吾以身與子同之又何
難矣乃除館縣西墅之精舍聚諸書於館選學官弟子

博達者四人鄭珂金慶章沈升吳中孚相予凡四閱月
而志成敘曰在昔漢成帝時劉向常略言其郡國地分
而張禹使朱贛條其風俗爲地理志顧但係之史無專
書及東漢南陽撰風俗志自後郡縣始各自爲志至於
今滋盛焉且志者史之一體也而其法則具史而微是
故茲志之有地輿也猶史之郡國也之有食貨也猶史
之食貨也之有職官也猶史之百官也之有人物也猶
史之列傳也而刑政上下禮樂律厤兵權具茲四志顧
其爲書史大而志小史貫穿數百年章皇九州志不越
乎一邑爾矣而猥曰具史而微不已誇乎然有一焉昔
吳越王好畫集史問難易一史進曰夫畫摹其似也然

而畫龍鳳易畫猿鶴難是何也猿鶴人日見之一不似則以爲不似矣故難若龍鳳卽不甚似亦難爲辨故易夫志之與史也何以異是雖然其大歸有三事核則信文美則傳義精則法戒立反是而事或不實斯爲誣言文或鄙陋斯斁而廢義或亡取將使人奚所適從哉或曰是三者吾爲子懼予曰嘻其然乎吾茲志也核或庶幾卽美與精何有哉罪我者有餘辭矣嘉靖十九年邑人葉良佩撰

天文便覽 見浙江通志

地理粹言 見浙江通志按太平縣志云海峰明堪輿故其作縣志敘山發脈支幹一一分明後人任意變亂殊失之

綠野青編　見康熙太平縣志本傳

韻語類編　嘉慶太平縣志云秦華峰尙書言海峰在西曹時與鄒東郭呂涇野諸公爲五經會旣歸坐一室讎史賀經思以作者自名所著有海峰堂稾周易義叢太平志行於世其家藏若續稾春秋測義韻語類編事類蒙求等集猶不下數千卷王太守宏又言已鋟梓者有華國集多林志未及借俱失傳

事類蒙求　見上

華國集　見上按此集蓋在西曹時所梓後併入海峰堂稾矣

舟瑶按是集專錄明一代之詩文乃先生所編非其自箸且取文章爲國華之義名曰國華集據王太守宏言已刊今未見余僅見鈔本首冊三卷皆詩首有嘉靖辛亥自序今以爲先生箸且名華國集殊誤

海峰堂前稾十八卷　見千頃堂書目今存不全

海峰堂續稾 諸家皆未著錄亦不詳其卷數蓋佚久矣

葉海峰文一卷 今存

四庫全書總目天台志稱夏佩所著有海峰堂前稾十八卷此冊乃天一閣鈔本所載皆雜文僅四十二頁蓋後人所摘錄非其全集也

遺文

刑法論 太平縣志

夫刑法者禮之輔也禮者亘潤而法者震曜禮者身軀而法者手足禮者主君而法者嬪佐彼此相須以爲道蓋缺一不可者也賈生之論取舍固嘗貴禮而賤刑矣彼有所激云爾也非聖人制作之本意也彼見嬴秦滅

詩書而首法令其極也民怨而風衰而秦遂以亡國故爲是抑揚之說欲時君矯而歸諸正爾乃若聖人之意其制刑也正所以輔禮是故出禮則入于刑何以明之夫君令而臣恭父慈而子孝者禮也反是而不恭不孝則有刑吉凶軍賓嘉各有儀節禮也反是而猖狂自恣慆慢匪彝則有刑故曰刑者禮之體貳也聖人之所藉以平治天下之道蓋莫要于是矣是果聖人創而爲之乎則非聖人創之也昔者皐陶爲理嘗陳其道于帝舜矣曰五禮五刑一皆天之所命也聖人不過能奉天而勿失耳孟子曰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寧竊負而逃而不敢以父故貸法成王謂君陳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

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由是觀之則法者雖天子不得以自專若是者何哉其意以爲吾之所以爲天下者以禮而已若法不行則禮壞禮壞則民無所措其躬而天子亦將無以自立矣夫安得不執而守之乎臣之於君猶君之于天也昔者石奢爲楚王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以其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法不忠乃伏劍死張釋之爲漢廷尉人有犯蹕奏當罰金有盜高廟玉環當棄之市文帝大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若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固諍弗易夫死者人情之所甚惡天子之怒人情之所甚恐也乃二子獨若是焉何哉所以爲君上守法也故臣之

法受之于君者也若不能爲君守法則失其所以爲臣君之法受之于天者也若不能自守其法則失其所以爲君誠使君臣各得其職則法行法行則禮立以禮爲天下其升而爲大猷也何有先儒謂律爲八分書蓋以其輔禮與道而言之也然則非深于道者不足以議禮非深于禮者不足與議刑嗚呼刑法之弊也久矣安得深于禮道如舜與皋陶者而與之議刑法哉

答齊蓉川京兆書　三台文獻

居諸易邁別來行復五年閒闊音問又且二年許使君逃職還郡忽致手書及三門記墨本之貺拜嘉感激僕曩歲獲承高論於樽俎笑談閒竊嘗隱度之曰有折衝

萬里之竒有佐佑密勿之正而又有高世之文以藻黻
之此今世之豪傑也顧猶未敢自信爲知言乃其後别
未三年而蓉川子賀蘭之功成僕嘗以奏績入朝竊聽
士大夫耳語皆曰齊君此來必叅九卿已而兵備古徐
猶以爲詘乃今果召入爲京兆丞及讀所貺三門記蔚
矣其文視入夏諸刻似更過之然後益自喜嚮之私度
皆不誣㕔中而蓉川子密勿之功藻黻廟堂之效又可
以坐占其决然矣來書謂僕招聲名以賈禍又意僕歸
田必多著述往年所說遊山歸藏二易今已成書否虞
卿太史公皆由窮困成名慎毋以悲鬱損志云云三復
來貺徒增惶恐而已僕曩與况伯師會講經書此蓉川

子所目睹也去歲當考察京官之期會伯師轉爲考功郎中於是留都科道官之以考察去者咸疑伯師取論於僕乃相與羅織罪過嗾使當事者公行舉劾以陰快其報復之私遂使僕與伯師同受其譴冤亦甚矣僕文質無所底何聲名之有而敢招之以賈禍乎至如連山歸藏之說要皆會講時事昔者同會諸君舉三易之義爲問僕卒爾應聲曰連山歸藏不可得而攷矣顧其義實問見於周易一書文王之彖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即大禹安汝止之說也夫動靜皆止斯立於無過之地矣故於占爲无咎斯連山之要旨也至於彖傳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卽夏后氏六十四卦之全易其在是矣若
歸藏之義則於易大傳見之傳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卽成湯以禮制心之說也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
非密而何斯歸藏要旨也由是而闔闢往來則爲乾爲
變爲通由是而見而形制而用之民咸出入則爲象爲
器爲法爲神卽歸藏之全易具在是矣且歸藏者萬物
之母命之所由以立也周元公曰主靜立人極斯得之
於歸藏也山本陽物連山上進健而能止性之所以能
定也程伯子曰動亦定靜亦定斯得之於連山也周易
以龍若水象厥心志以牝馬牝牛象浩然之氣蓋兼取
諸連山歸藏云由斯言之雖謂三易爲同條共貫可也

當朋友講習之閒顧嘗以是爲說耳未敢形於著述以爲招聲名之具也虞卿之事非所敢當乃若太史公周行天下歷覽名山大川以奇其氣用發爲文章則嘗竊有志焉僕之被黜南歸也誓將由大江泝廬阜沿洞沅湘憩息衡嶽聊爾覽觀用滌其塵容俗狀焉耳已乃爲家累所牽弗諧始願若夫金焦兩山江左四百八十寺太湖七十二峰西湖六橋天台諸阜雁宕四谷以及雲門禹穴之奇則已席卷於眼底囊括於胸次矣時時攄其衷愫著爲支言或效揚子雲敹緝雕蟲小技以自表見亦未可知蓉川子幸毋以居窮悲鬱虞我也許君遣隸者來取報書會友人約爲山行薄暮返舍乘醉索燭

書此弁以爲蓉川子賀毋有謂我不知子而妄譽且妄自譽以售子之知也則亦淺之乎知僕者矣因風南來能復以一字還答否某再拜

詩傳存疑序

海峰堂稾十二

予正德間以諸生遊學南都則聞比部諸君子有五經講會心竊慕之嘉靖七年夏予自邑令調部主事于時會者爲桂陽鄭子從商保定宋子元錫華亭顧子伯從嘉善陸子秀卿錢塘田子叔禾予至輒請于諸子往聞末席焉合予凡六人講毛氏詩其說以子朱子爲宗間有所疑輒私筆諸簡端未幾而鄭子以陳職北上詩卒業而顧子亦以憂去田子彙諸簡端爲一編曰詩傳存

疑以菡推予序其意嘗聞氣者天地人之母也有氣則有聲天下之聲惟出于人者爲有詞詩者詞之成文者也有文則有理天下之理惟出於詩者爲發於性情詩可以易言哉三百篇之詩大抵皆聖賢之所作樂師陳之以爲世教周道降爲黍離而其籍散且亂吾夫子返魯取而刪正之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迨夫大小序以及齊魯諸家訓詁後先繼出斯道又湮塞幾不白于世矣子朱子以經緯之說求之於是作者之性情洋洋乎得見於千載之下後子朱子而有疑者毋亦以吾之性情體之有未安焉爾存之他日將以求無疑於子朱子也抑又聞之詩者古之樂章也凡樂之所爲動天地感鬼

神者以其音也吾欲管弦三百篇以觀樂而病於元聲之難定夫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不淫者樂之中也不傷者哀之中也斯之謂和之極也吾能養其性情覩諸關雎焉則所謂元聲者當不遠於聲氣之閒而得之矣元聲定而詩之用行嗚呼詩豈可以易言哉

閔獨賦　葉海峰文

閔諒貞之獨立兮阽眾險以乘危嚮離披以隕穫兮循本初而自思始余之未有知兮專六籍以爲師朝帶經於兒僩兮夕發憤乎董帷物何幽之不鏡兮理何微而不窺既釋[illegible]以從政兮棼亂絲其難治索慮謀於古訓兮判與彼而異宜心無歸之茫茫兮疑觭策之我欺步

徙倚而遙思兮寐展轉而反側惟困極其必通兮神恍

惚若有得曰道有玄機兮而靡定式乘時制用兮妙存

悟識親賢爾輔兮稽古自益任重惟毅兮篤信靡慼惕

靈魂以驚悟兮奉神貺以周旋抽詩書之祕款兮萃仁

友以討論遺驪牝之龜跡兮遡九河兮崑崙披羲塗於

煉條兮別私閨以爲禮門搴木蘭繼余佩兮匽芳洲之

芷蓀冠切雲之寶㝵兮明月懸乎帶盤眾讒嫉之弗回

兮猶汲汲乎疇昔之言夫惟被服之魁崔兮眾果蔑然

而忌之加以險詖之僞名兮乃集羣怒而噬之眾口亟

涎之濺濟兮張怒目而睚眦怫鬱邑余煩冤兮雖百喙

莫之能解豈不攄情以陳詞兮荃詆余之善詐兢服而

而背憎兮反撫余言以肆謗聯矰弋之在上兮覆深淵而在下仰側身以發機兮俯蹐足之靡所念余初志之好修兮今何以侘傺而遭殃將惟語言以階亂兮無亦擇交之不詳舉世好朋而惡異兮余獨蹈其所怪揭吾日月以孤行兮豈不招尤於晻昧仗貞信於幽明兮全形軀之已多及年歲之未晏兮修初服其謂何襲余芳兮鏟余彩坐若忘兮行若待中以爲廬兮和以爲馬馳鶩於順適之塗兮休息乎廣莫之埜衆之不可勝兮險不恬乎再試訟吾過以成章兮書爾紳以自識

遺詩

臨高臺

臨高臺憑軒望不回煙艦風帆渺千里夕陽孤鳥江生哀鬱鬱金臺山迢迢廣陵樹日暮水增波佳期在何處自從十三學歌舞生長青樓人未覩只今二八青春深朱弦獨奏相思苦君家十二樓豈無衾與裯閨中但相妒蛾眉見無由江山風恬正堪渡蹇脩玉帛來何暮不愁獨處寒無襦但惜繁華時易過美人華屋高浮雲瓊樓綺閣不勝春朝朝暮暮登臺處山木江波愁殺人

獨漉篇 三台詩錄下同

獨漉獨漉潦來溪濁溪濁猶可潦來沒我于飛之初折其左翼有言者誰我實無食井甘而渫播于莽途王明寡福惻心謂何章甫適越安售厥資被褐懷璞刖足則

宜莫寶匪玉莫服匪冠玆余乃爾伊誰之愆莫邪湛盧
壅土墜淵空劵張列疇驪左賢

白頭吟

昔同空壁居今乘駟馬車家住臨邛道相寄琴臺書勸
君且停綠綺琴聽妾試誦白頭吟宮中買賦千黃金媾
新棄舊懷兩心錦水東北流何時復西歸但戀新人好
誰念舊人姝我登金徽度宮徵寒風吹作長門雨別鶴
孤鸞殊調由來吟賦同意旨吁嗟長卿才太靡持許
空言動人主主上從來俳視汝亦知長卿徒好語

靈谷菴讀道書

市居苦炎熱逃住白石菴閒眠讀道書峰影垂重簷緬

遡三秀圃深沈九龍潭笙簫自幽細風日還清酣聲聞

詎能及鼻觀須靜參路逢王子晉引致阿那含靚昵倘

相問餐霞隱終南

苦熱行

七月六日二伏終赤帝西臨白虎宮火山嵯峨蘊餘毒

蓐收稺弱畏祝融密樹燋烘鳥不下清池鼎沸游魚空

用間老父暍欲死門外熱客呵莫通畏聞舍少射人影

況復瘴氣攻我中當軒露袒汗流泚伏枕嘔泄頭亂蓬

華山牧兒有石室盛夏積雪常溶溶此間毒熱不可住

安得從汝巢雲松

華陽洞歌贈地主曹曲林侍御 三台文獻下同

羣山合沓楓阪長華陽洞門深欲藏密樹緣崖象雲構
飛泉觸石鳴琳琅萬壑風來翠濤湧小亭六月愁飛霜
肩僕籌鐙探靈祕寒嵐滴翠衣半黃曲林山人左元放
手持霞觴勸客嘗指言洞中有日月璧宮錦殿遙相望
上留五門通世界東曰小阿北艮常我行仙境已心醉
復聽玄談氣益張山人鶴骨身昂藏曾歷金坡事玉皇
懸車曲林營紫鼎蠶髮雖皤瞳子方我本天台白雲侶
尋真得上茅君堂黃粱殘夢幾時醒來共山人餐玉漿

金焦二山行貽同年陳使君

蓴鱸興自秋風發獨棹扁舟問吳越萬里江流渤澥清
看到金焦更奇絕金山在昔名龍游中泠泉水皆龍湫

風細香煙度甘露夜深鐘鼓聞揚州焦山名爲焦光起
浮玉亭前一漚水砥柱崢嶸何處尋屹立海衝無乃是
兩山波浪高拍天浪靜波恬絕可憐霏微樓閣屏中見
蹙沓浮圖鏡裏懸張翰倦游失歸路逢人每問棲泊處
天台攝屐烟霧深震澤垂綸水村暮去歲鳴珂遊鳳臺
莫愁湖口花正開茲辰對酒值搖落長空孤鳥江含哀
吾家僻住青嶼邊雲濤故與金沙連空廚倘許累安邑
願墾江濱二頃田
初到茅山東王對川明府
客路炎蒸迴仙家竹樹涼蟬聲喧酒座雲氣溼征裳吟
覺詩懷壯行添野興長王喬爲地主巾舄有餘光

遊元符宮

半嶺翠微出中天樓閣懸疎林行夕照危石挹飛泉宴
坐山如畫清閑日似年雲窗巖樹底羽客共談元

題嚴子陵釣臺 方城遺獻下同

桐江山水冠南州江上曾經鳳鳥遊萬壑遙連桐柏嶺
雙臺高壓富春流豈緣世故輕文叔要使人間識許由
留取一絲援漢鼎中興風氣屬滄洲

送符松巖表弟

入門僮僕走匆匆一笑相看兩意同千里征衫春雨溼
十年心曲夜鐙紅古槐巷北苔如洗優鉢花前酒未空
明日江亭又分手離歌先到夢魂中

人日雪訪鳳城子二首錄一　海峰堂稾

旗山獨立江之濱天風海濤秋復春倰晨倚棹渡頭坐畏有執輿來問津

尙書蔡鶴田先生雲程

台州府志蔡雲程字亨之號鶴田潮長子幼穎異十歲從父督學湖湘過黃鶴樓題詩曰江到望窮天作岸鶴隨仙去地餘樓一時傳誦嘉靖己丑進士選庶常以相臣議不協選者悉報罷授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才諝犖犖有聲癸巳調吏部稽勳己亥陞雲南提學副使滇僻處天末文風未振刊行文章正宗以廣聞見崇奬節義申明儀禮奏建馬龍州祿豐縣學宮癸卯陞貴州參

政駐節銅仁時苗寇竊發三省動搖孤城僻處悉心籌
畫戰守兼施事平賜金綺乙巳晉滇臬丁未陞廣東右
轄隨轉左廣稱財賦之區積奸侵漁親較簿書精覈出
納吏胥不得上下其手值流賊煽熾復以督餉勦平功
賜白金己酉丁父憂服闋補江西左布政宗室祿米頒
發紛拏籌度有方公私稱便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本省三司皆舊同寮不立等威不偏徇比吏畏
而民懷之時倭奴發難省直震驚嚴兵九江爲江浙聲
援甲寅陞南京兵部右侍郎署部篆嚴城守謹罰諜選
精銳爲先事之防以是倭寇無奔突之虞乙卯改刑部
隨轉左先是冢宰李公默爲權貴人訐奏下獄令理官

雜議眾咸顧望依違雲程獨挺然議當從輕遂落俸三級按明史七卿表吏部尚書李默以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二月下獄死士論重之丁巳陞南京都御史秉法章軌薦海內人才如唐荊川胡柏泉輩咸得不次擢用己未陞南大司寇辛酉改北京盡心聽讞惟公惟慎人比之漢于張唐徐杜焉丁母艱按明史七卿表蔡雲程以嘉靖四十年辛酉七月任刑部尚書明年壬戌某月致仕蓋誤以丁艱為致仕也當以此文為據服闋候召以隆慶丁卯卒於家年七十有四雲程體貌端重閒居危坐身不傾倚嘗書先正格言於座隅曰明鏡止水以持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晚築讀書樓於祖廟之旁手不釋卷所著有鶴田集行世祀鄉賢祠傳參臨海縣志按通志無傳蓋編纂者偶遺之耳

明詩綜云贈

太子少保

遺書

鶴田草堂集十卷見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今存凡詩三卷文七卷一卷賦二首序四十二首二卷記五首三卷奏疏廿三首四卷書簡三十六首五卷雜著廿三首六卷表誌九首行狀一首七卷祭告文三十四首首三卷皆詩有嘉靖乙卯六月門人增城胡庭蘭伯賢序嘉靖丁巳九月晚生王宗沐序王寅孟夏問同山人張含序崇禎癸未孫蔡宸恩小引

鶴田草堂集序　王宗沐

詩之爲道深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删詩次風雅頌各得其所樂記次所宜歌自風迄頌皆本其人之情並列於經以憲萬世閒嘗與其徒相與業之而其深者不槩道也后夔典樂詩以永言和聲之極使百獸率舞孔子

取焉顏子高弟乃其問爲邦獨取韶舞而放鄭聲而詩於是具葢平和之極起於心而矢於言不出於廟朝閭閻而其竟通於聲音流於天地此其所以爲深也子魚之二南僅免於面牆而商賜之詞旨能通於觸類然猶不越於言詞詮註之間則雖涉其藩籬而未能悉其閫奧故孔門弟子通六藝僅語顏子而遡之於古取於夔焉噫何其難也夫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匹夫匹婦方其忻暢酬適與夫悲愁鬱伊感於心而發於詞櫛字訂句不求繩度而其效能流金石感行路以入於心髓學士大夫號稱博雅證據時或有所不協披絲竹拊缶擊壤槁然不韻往往感鬼神下魚鳥而脩言飾詞按音叶度

者番有泥滞拘攣而不可解適不適於耳與嗜者異趣嗟夫是所謂深者必合於心而適於道而非復聲律藻麗之所獨辦耶后夔直寬剛簡開精一執中之學而顏子直達天德一閒聖人宜於溫厚和平之趣有所得焉融於心者不二於物施於外者不拂於心若是而孔子獨與夔與顏子非過也漢魏沉鬱醲醴澄甘六朝富麗藻文績質唐人款調引繩合比皆能極深疲力牢籠百態以爲壯其於情適不能無所同而其所謂深者予未輒數指而屈也乃今見鶴田蔡先生詩先生早歲吐口爲律再官留都視學滇南晚益通暢平和翛然物外不淪紛澤所著成帙讀者知其渢渢乎治世之音也然先

生學在希聖氣局和霽端整炙之若和風甘雨浸人肌理不見涯際蓋庶幾所謂無虐無傲與喜怒不形者蓋先生之學夔與顏子之徒也先生方受知天子柄用毗倚位在后夔之列而顏子之所欲而不得者然則先生之詩豈非得其深者而將施於用哉宗沐少好爲詩以質鶩不能攻然亦常閉戶抱膝索之而竟不獲自遷官廣右屏去舊業久之若有得焉以爲獨以聲律藻麗爲攻者必非至而又徵於后夔顏子之所云始益自信嗟夫聲律藻麗專篤此大雅不作李白所以歎也先生出所刻以示予令爲序受而卒業於心有會焉敢以是著於篇端且以質天下之深於言詩者

按此篇專序其詩言大而夸非徒不切先生於言詩亦無當也特以後幅敘先生歷官氣局有可採者姑存之

遺文

薦舉地方人才疏 嘉靖三十二年　臨海縣志

臣嘗讀易至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葢知致泰之道固非一端而聖人作易必以是而繫于一卦之初以見人君欲致天下于治非盡得賢才以爲之用不可以成泰功也方今聖明在上俊乂滿廷信已野無遺賢矣然而或以過誤棄捐或因疾病在告齒猶未衰而用不獲究者亦閒有之竊臣所轄江西素稱文獻之地而

嘉業堂刊

人才之伏也不少自臣承乏以來輒加延訪廉其名實相孚可備薦聞者有數人焉顧臣譾劣詎敢擅薦賢之名乃不敢蔽賢之心則自有不容已者如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粹乎氣質之美充然涵養之深學務心潛文惟理勝士類歸仰如山斗師承克闡其本原德非止于潤身才尤堪以用世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德器夙成才華穎出涵蓄日富羣籍靡所弗窺陳義過高一介有所不取刻孝友素孚于鄉評而忠愛詎忘于畎畝原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遂倜儻邁往之標俊偉不羈之識才堪折衝而禦侮志存嚮用而好修磨鍊既深盤錯可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宅

心端慎勵志清修忠直素著于諫垣學行尤推于鄉論原任兵科都給事中曾忭留心世務讜言嘗屢見于敷陳克意家脩文雅尤足徵其蘊藉原任貴州道監察御史曾孔化器質凝重而夙成操存創懲而益礪韜略素諳馳驅可用此數臣者誠皆分甘隱淪待盡邱壑而非復有所希冀者也第臣俛思保合泰功之成必不使寸長終棄于聖明之世乃不敢不爲疏名以聞伏望特敕吏部覆加查議甄錄士類幸甚世道幸甚

重修清風祠記 三台文獻下同

人於天地間有生必有死雖耄耋期頤無久視之理雖聖賢豪傑無可度之法所貴者在得其正已爾正否之

間又在乎一念決擇之勇已爾等死也不於忠義而於
背逆不於貞烈而於淫僻不於流芳百世而於遺臭萬
年斯亦不擇之甚矣古人有言曰寧烈烈而死不泯泯
而生又曰寧爲玉碎毋爲瓦全是豈弗知生之可愛哉
葢一念之正眞有見生不如死死愈於生故不覺其言
之激也夫自有天地以至於今生人之類何限忽焉與
草木同朽腐者皆是也其間如鼓義松喬輩非不以壽
考侈于記載而求其可恃以久者抑末矣惟夫忠義貞
烈之人凜大節以扶綱常奮英槩以臨患難蹈兵刃赴
鼎鑊視死如歸其一時所爲捐軀隕命流離割裂之狀
固貪昧隱忍者之所竊笑以爲失計然自千載之下視

之儼乎猶有生氣彌久彌光殆將與天壤同敝顧彼偷生苟免者不啻犬彘之塡溝壑是果孰得孰失邪余於王貞婦之事重有感焉方德祐末胡虜長驅舅姑並夫子業已就害于夫長將欲私之貞婦誓不共天於是乎求死弗得請服衰絰辱逐馬來嵊至清楓嶺上俯瞰澄潭自謂得死所齧拇指染血題石詞極悲憤遂投崖下死焉其一念決擇之正出於至性眞有足動天地而感鬼神者遇陰雨崖血墳起如始書化屍隙地濯濯不毛至今使人拜荒祠瞻遺像森竦毛髮若接其英爽聞昔有輕薄子肆爲求疵之說其人卒以無嗣比有過祠下述其語以資談謔者立見覆舟之禍此其正氣莫可犯

者弗以生存弗以死亡夫豈偶然之故哉余每經剡曲輒登祠瓣香展敬少頃必得便風送舟數驗而然是豈予之薄劣所能感召殆貞魂靈爽庸以自于人人者乎噫亦神矣邑令某君卜即舊祠作新之意以是爲風化攸繫若汲汲焉工既訖請予爲記予方有感於前所云又貞婦本予臨海人也不容以不文辭遂書而歸之俾刻于石嶺昔名清楓以貞婦故易清風云

水竹陶情記

雪峰先生甫陟大藩逾艾乃老幅巾杖屨放懷邱壑登金鼇瞰瀛海下上雲峰龍湫指顧石梁鴈宕搜奇選勝靡遠弗馳所居鑿方池環植脩篁庭草盆石佳麗可掬

竟日徜徉其間逌然若與世相忘者客有好事者命工圖之槩之曰水竹陶情而屬程記槩先生歸然斗山不佞無能爲役顧欲以膚辭達覼哉客曰子言之吾是之取也將有所合之也先生德文之懿迴然尙矣瀦爲川澤沛爲江河鼓爲淪漣舒爲濤波泓涵演迤而出不窮也噴薄撞擊而變愈奇也厥於先生文章有合也淸以萃氣直以遂質虛以廓量勁以堅節干霄直上而莫撓也淡雲屹立而勿與變也厥於先生行誼有合也程曰韙哉比物醜類當矣然是二者在先生咸有攸自客不能殫識也孔子亟稱於水孟氏繹其旨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詩人美武公之德淇竹所爲興繼曰切磋琢磨瑟僩喧赫以見進修無已如此先生清明純粹剛毅方正性諸天猶克自檢繩動以聖賢爲矩法踐履篤實彌老彌至虛懷卑牧愈盛愈下爲之也何倦厭學一以六經爲本而翼之關閩濂洛旁及百氏莫不沈浸醲嚌左右逢原推其餘猶足公物利治故以明刑而獄平反矣故以總學而士鄉方矣故以宣化而民敏德矣將不謂其出之有本也乎夫知言異孟子比德不若詩人而竊其近似擬諸形容抑淺乎知先生哉客戄然進曰吾言其委也子言其源也昔莊周敘河伯觀海而知聞道百足羞孔融論延陵理樂而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竹箭由今徵

之益信子盍遂記之

送大參朱適齋先生東歸序

適齋先生世居金華四賢之里素以有道稱諸縉紳間其來副滇臬再陟參藩皆不以家累自隨所居蕭然一室若遊于方方之外也余辱鄉曲道誼後每過從焉先生方援琴而歌歌曰巑岏出壁兮婺之山清澈鑒髮兮瀫之水振吾衣兮濯吾纓胡勞夢寐兮萬里余曰先生其殆有遐心矣乎他日又過之先生復援琴而歌歌曰秋風起兮鱸鱖肥秋空遡兮鴻鵠飛膏吾車兮秣吾馬山中之人兮遲予歸余曰先生其決遁思矣乎無何具情實懇諸中丞劉公侍御包公爲轉疏于上冀速得請而

歸維時天子方悼士習之巧于宦而頑于利也圖以挽
其趨弗得特下銓曹賜允若曰其何愛一人之高而弗
以風天下先生拜命喜動顏色從容就道若荷重負而
始釋焉中丞侍御公並寅僚諸大夫咸惜其去而歎其
賢相率爲詩歌以榮其事屬余序之嗟乎先生豈不信
爲有道者哉余聞古之君子其仕也難進而易退是故
三讓而進進之難也以明禮也一辭而退退之易也以
昭義也自夫禮義之不講而進退之無據于是媕阿淟
涊得失並患而違心之行有不可勝言者矣先生起家
甲戌進士歷郡縣郎署迭進皆著聲實迨趨幾三十年
始階外僚三品其視逢迎鑽刺以速化爲術者何如也

珍藩而上爲方伯爲中丞其官逾尊其勢逾順先生曾不絓罥而飄然決去其視低回澀縮漫弗以冥升爲戒者何如也夫先生於進退之際奚啻亡媿古之君子上之重違其志以示礪頑劘貪之極者詎不謂深哉先生行矣鴻冥鳳舉不可攀矣遐齡茂祉不可涯矣異時道栝蒼以望履約巍然樹見一之堂並煙霞之表非先生居邪

遺詩

再遊雞鳴寺　三台文獻下同

城隱空中閣林開象外天松門芳草積石磴碧蘿懸花雨滋嵐翠香雲覆澗泉逢僧竹房裏處處裊茶煙

夜坐書懷

一葉將秋信中宵露氣清愁多緣不寐慮澹本無營月似依人到蟲偏近砌鳴高歌復長嘯誰解倦游情

送友人還新安

白下重相見披襟悵忽違自憐爲客久漸覺故人稀江漲龍津闊山深鳥道微齊雲談勝絕野興逐君飛

夢登黃鶴樓有作覺記頷聯足成之

丹梯雄跨楚城頭野客中宵憶夢遊江到望窮天作岸鶴隨仙去地餘樓寒蘆斷雁牽秋思短笛斜陽入暮愁爲想風流禰處士不堪惆悵白蘋洲

三台詩錄云郡志載向書十歲侍父督學湖湘過黃

鶴樓題詩云云一時傳誦即夢中所記句也當以本集爲正

早春過清涼寺用韻

闕下羣峰橫帶郭湖陰蕭寺自成村雲移遠樹開天塹日落平沙見海門趨走御慚淹歲月登臨吾亦信乾坤南朝往跡惟砆石慷慨憑君莫謾論

夜坐

殊方忽聽擣衣聲一夜鄉心滿赤城素月高懸僧院靜疎鐙獨對客牀清漫呼濁酒憑誰酌佇送飛鴻欲其征石徑松窗增悵望夢魂猶媿草堂靈

晚泊

漁村依曲渚客棹倚斜曛江漲波平岸山高樹出雲

夏至齋居

桂竹離披雨乍晴空齋獨坐夜迴清雲開忽見鍾山月

蕩漾湖光萬頃平

經梅都尉故宅

碧瓦朱扉孔雀屏秋風轉盼盡飄零蕭疎惟有圍垣竹

留得餘陰覆戶庭

登雷港驛樓　明詩綜

空江返照映孤洲晚泊聊登驛外樓可歎羇懷無佳著

挂帆隨月下舒州

隱君牟霞溪先生嘉敘

台州府志遺逸黃巖牟嘉敘字寅定號霞溪天性孝友以母患末疾不忍離左右遂絕意仕進喜讀書過目輒解大義嘗列籤數十卷坐其中朝夕諷誦不輟工詩賦直闖晉唐人閫奧一時名家咸推服之居常無疾言遽色或以非禮至亦不校所著有霞溪漫稾行於世

遺書

霞溪漫稾 見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今佚

霞溪詩集序 太平趙大佑方厓撰 趙大司馬集

余少侍先大父道州太守 名崇賢字彥達號次山宏治壬子舉人歷廣德道州知州 太守年七十時得諸所贈言爲壽凡數十家周覽至霞溪先生輒心賞焉曰人也小子識之余時業舉子未解

所謂既而受室牟氏始得聆謦欬今三十年來余承乏之以適四方之役先生所蓄日益多所著日益以肆而尚未之見恆往來余懷也昨歲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先生自輯其篇什以書抵京師曰僕少有煙霞之癖丹鉛之勘自同於蠹魚以偃息咀嚅文字閒今茲既衰而倦于勤吾將扁舟煙水之區而擔簦于台雁之麓顧囊無長物爲出彊之載孰與先於所往千里乞言亦惟君是知我者嗟夫丈夫予生當平世得其志則出而成事功垂名汗竹以遺思後人不得則傲睨浮雲陶寫性靈惟一邱一壑自娛日以不足殊塗同歸于不朽焉耳先生以布衣處窮谷含英茹華遊情物象能自得師于語言之外而不

越乎尺度矩矱之中固已蔚爲作家雄視台南諸社矣

予何言哉夫言行之表也詩心之聲也當年來世之士

迹而求之斯其人不亦可尙友乎詩曰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先太守誠知人哉予亟不獲知已之護因述其宿

昔所由爲序先生名嘉敍字寅定姓牟氏號霞溪所著

凡幾十卷其賦擬騷詩古選宗漢魏近體宗杜歌行兼

李云

遺詩共十一首

擬古二首 明詩綜下同

驅車出門闕車行復遲遲百草委霜露涼風正淒其天

寒道路艱問君將何之駕言往宛洛相從遊俠兒遊子

去萬里旋歸竟何時安得附飄風致此殷勤辭
灌木產崇岡鬱鬱被層邱芳草依澗側託蔓相綢繆美
人隔遐方宜爲君子仇來及登君堂歲月倏已遒慨彼
芙蓉花爛漫當清秋采采欲爲贈道路阻且修願君保
明哲姿心亦何尤
遊江心寺登康樂亭子
輕舠截奔浪水國散微陰沿洄眺孤嶼寶墻凌雙岑茲
遊夙有期始得遂幽尋淵室接梵語花臺遲龍吟滉瀁
元氣中日華映珠林謝公有遺蹟孤亭俯江潯曠懷寄
玄賞海嶠振徽音清芬詎可挹高情傾古今西堂夢不
返池草春自深

同方用晦遊西谷

褰裳涉西沚披莽散輕屩稍覩山川異煙火隔墟落沿洄傍溪曲窈窕入穹壑幽尋葛可捫晻曖路疑錯巖雲冐巾幘霏翠灑林薄汲深俯重淵采秀陟崇崿坐聆伐木音益感良遇樂返策復流憩逍遙展歡譙脊茲邱園賞胡爲就羈縛

漁家用從姪存勇韻

茅茨傍江口斷岸依魚梁榜舟蘆花渚閒歌和滄浪日出水禽散風至蒲帆張青蓑濕不解臥看南山蒼

送馬斗南歸揚州

去年九月黃花秋邂逅與子城南遊高才磊落不易得

竟日尊酒情淹留三年爲客風塵裏末路相逢郎知己
禹穴探幽興未窮梁園作賦詞堪擬一別嗟予還故邱
聞君亦欲尋歸舟萍蓬蹤跡本無定使我感慨增離憂
一片孤帆向何處日落雲橫廣陵樹天姥峰前送月明
姑蘇臺畔聽鴻度江煙慘澹江草青衆賓沽酒雙玉瓶
別君惆悵不忍去碧雲回首天冥冥

觀古壁畫山水歌

危樓百尺淩空起古壁丹青畫山水淨埽浮埃據榻觀
筆跡何人乃能爾想當盤礴時巧思妙入神胸中羅萬
象寫出皆天眞迴峰疊嶂開嶙峋白波浩蕩渺無垠仙
人宮闕擁出碧雲裏宛如三山隔水無通津松間白鶴

呼不下卻思整翩淩蒼旻超然風景異人世四時花木
相鮮新溪林冥密碧草合又如花源有路通秦人蒼茫
遠勢尤莫測渤澥崑崙看咫尺一葉漁舟歸未歸洞庭
秋淨湘煙碧野橋沙岸曲徑通高樹下有長鬚翁恍如
著我圖畫中手攜雲鑱倚青松萬籟不起千山空仰天
一嘯看飛鴻
次韻答王春所春日見寄兼柬諸昆季 三台文獻下同
勝日簫臺上題詩憶故人楚雲連海樹越水帶汀蘋門
對雙溪月山連萬壑春相思不相見西望每馳神
秋夕書感
蕭蕭木葉下長洲露白山空玉宇浮古埭荒蒲寒雁集

野塘踈竹亂螢流城頭五夜笙歌月海上千村鼓角秋
卻笑虞卿頭已白一生惟抱著書愁

青田溪上 明詩綜

月出高峰潮上灘丁寧舟子放舟還蒲帆不掛春流急
又過前溪白鷺灣

喜少梅再至 玉砆集 按孫璵字少梅邑諸生有玉砆集多附同時唱和諸作霞溪此詩亦其一也補錄於此

八月八夜星宿稀坐驚寒氣入郊扉草蟲機下空催織
詞客江南未授衣楚澤雁回秋水淨吳洲木落曉霜微
山樓放榻重憐汝貰酒賡歌興不違 附孫璵贈詩夜寒燕塞早鳩稀幽壑
憐君獨掩扉乘興遠尋松葉路入門笑把薜蘿衣江湖
歲晚驚衰鬢河漢秋高動少微茰菊又看佳節近龍山

相賞莫
相違

台學統卷七十五

台學統卷七十六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二十三

尙書趙方厓先生大佑

兩浙名賢錄趙大佑原誤作天祐字世胄天台人舉嘉靖乙未進士授鳳陽府推官有聲召拜廣東道御史出按貴州宣慰司安萬銓所爲多不法佑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斃諸獄將遂按銓撫臣某納銓賂使僞爲授甲狀而爲之移文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釁以脅佑佑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吏按

銓反狀銓知不可撼卽以其日因服出就理酉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不服貴與湖廣鄰也佑檄界上嚴爲之備而奏請合兵勦之二省以寧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刑部左侍郎奉命勘伊庶人而分宜實爲奧主屬佑寬之佑至則盡發庶人所爲僭擬及事之與祖訓違者分宜怒甚出佑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刑部尚書齊庶人殺其僕以誣儒生陸某陸故富家法曹畏勢引嫌莫敢斷佑獨毅然出之闔人馬廣坐法當斬或以巨璫意丐佑緩死佑竟奏棄市有冤獄逮繫數年佑歎曰死重辟也法官固知其冤不爲白乎遂以疑讞一時稱爲明允三載考績進階勳封贈

王父母父母俱如制乃浩然歎曰古人三公養不以一
日換親老矣彩衣之舞將屬何人乎遂上疏乞養三請
而後予告後三年穆皇帝嗣位用臺諫薦悉召起諸賢
士大夫而佑復起爲南京刑部尚書以親老辭不報尋
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辭不起明年竟以微疾
卒初佑之以大司馬徵也諸搢紳相與私議佑之出處
或曰公大臣當以國家爲重其必來或曰公素孝養以
親老去今親加老其必不來已而佑果再疏乞終養解
之者曰公志堅不可回且公未衰其爲國家用固有日
姑聽之以訓世之爲子者於風化庶有益乎銓部以爲
然擬如佑請詔從之葢羣情於佑深有冀於將來故聽

其歸如此而佑竟長逝不返於是論者咸歎訝於事之
不可知與國家之不幸不獲究賢者之用然君子固曰
趙大司馬之於事親其可謂無憾也已矣右怀裕
貴州通志趙大佑浙江太平人進士嘉靖二十年巡撫
貴州果敢峭直執法不回臨大事決大疑片言而止土
酋有陰懷不軌者讋佑威名遂寢其謀歷官兵部尚書
浙江通志名臣趙大佑號方厓太平人嘉靖乙未進士
爲鳳陽推官卽有聲拜御史按貴州宣慰閵銓所爲多
不法大佑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甃諸獄將遂按銓巡
撫劉某納銓賄移文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釁以脅之
大佑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

吏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摵卽囚服出就理比還條八事詔下貴州編諸令甲歷刑部侍郎奉命勘伊庶人嚴嵩屬寬之大佑至則盡發庶人所為僭擬及事之與祖訓違者嵩怒甚出大佑掌南臺轉南刑部尚書有冤獄逮繫數年大佑曰死重辟也法官固知其冤不為白乎遂以疑讞改南兵部尚書卒 本分省人物考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狀 仙居吳時來悟齋撰 龍光錄

令上登極之元年丁卯隆慶元年詔起太平趙公為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公以父母並年八十懇辭願終養再請乃得俞允踰年公以疾卒於家士林莫不嗟悼厥嗣右軍都督府都事成爰以聞天子惜焉諭賜

祭葬如故事既都事奔訃還家紆道謁余南都稽顙拜泣哀容淒楚謂歸圖襄事將丐銘于史氏以垂不朽知公深宜莫如余以狀爲託余之奉公顏色也葢自丙辰之秋時公爲中丞余爲給事也公每默鑒余所與余語獨古今人卓行奇偉事尤稱述吾台先輩如謝文肅黃文毅林恭肅王東瀛侍郎諸公葢若示以效法者余亦私識之謂公知我既余下詔獄罪且不測官校偵邏其所素厚之人亦禍且不測公潛餉遺獄中數遣存問余家人而資送之嗚呼公之義余也如此故余聞公之甍東向而哭之既爲文而祭之嗚呼是烏足以致余私耶乃爲之次其實履如左公諱大佑字世脩台之太平人

也先族出蛟井遷洪洋宋寶慶中名處艮者起家進士守藤州其後徙闗嶼曰德明德明四傳曰維石維石生懋懋生堅堅生崇賢爲廣德知州是爲公之大父有善政崇祀名宦鄉賢祠中以公貴贈南京刑部尚書崇賢生相爲公父累封如公之官母王夫人以正德庚午六月十一日生公公生有奇質州守公最鍾愛之口授以五經大義輒解操觚卽驚諸老生州守公喜曰大吾門者此子也弱冠補邑弟子員蜚聲庠校閒嘉靖甲午舉鄉試乙未連登進士授鳳陽府推官鳳陽故多訟牒公至懸斷若素習者以淑問著聲薦剡四騰擢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公既列內服益思效職表樹扶正糾邪風裁

凜然時都御史浚川王公廷相正色立朝少許可獨器
重公嘉靖己亥清戎江右未蒞事召還巡按貴州貴州
漢夷雜居號難治公下車剔弊釐蠹擊奸剗貪大著威
稜維時宣慰使安萬銓稔惡梗化為地方患有司屢遣
不出公視事甫浹旬先聲讋服萬銓束身來見公諭以
大義明敕國法羈縻逾月而後去指揮張仁李木者固
其爪牙也公廉得其情械而殺之當有巡撫劉渠指于
安與公異同乃嗾安為變而移文所司以為口實公陰
為之備而談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所司
其毋閉城門吾何愛一身遣使直抵安所按其反狀安
氏懼不敢動解甲輸服公馳疏狀其罪惡詔下捕繫安

氏暴橫遂戕貴陽人德公至今以爲有郭令公單騎見
虜之風湖貴本接壤當斯時也酉陽永順二叛交搆勢
甚猖獗不服招撫公申嚴防守奏請合兵進剿遂劾撫
臣陸罔上邀功養寇啟亂之罪廟堂采納卒用公議兩
省以寧在貴陽一年有興學校以崇文教設哨堡以振
武功查糧差以絕侵漁革公費以杜騷擾先仁政以省
刑罰徵課稅以備邊儲均徭役以禁影射清主客以厚
流民數事上請永著爲令先是浚川王公以詿誤落職
公力陳其才節可用且言明君之用才譬則大匠之用
本大匠不以寸朽而廢合抱之材明君不以一眚而遺
濟世之器詞多婉牖王公卒復召並論薦之又以政本

在相國而君子小人之進退係治亂消長之機於是首
列時宰翟公鑾不當徇私援引故尚書王堯封周璭期
賷衆狀侃侃千餘言中外危之賴先帝明聖疏內諸人
咸相繼罷斥而趙御史名赫赫轂下矣已差刷卷南畿
竣事還朝留侍中考九年滿陞南京大理寺丞癸丑陞
大理少卿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丙辰本院副都御史
公居臺端執法桓桓務崇大體戊午遷刑部侍郎方是
時伊藩縱侈不道納賄權相嚴嵩朝議遣公往問而嚴
爲之主維於上欲輕貸之授公以意旨公退而歎曰奉
勑推勘而不以實聞置國法於何地吾不敢負朝廷而
惟權奸是媚遂上疏極論王惡其略曰伊王本以親居

藩服嗣承中土之封允宜世篤忠貞永法東平之善卻
信堪輿之妄頓萌圖大之心篤言葺修擅行展拓城連
百雉俄驚府第之崢嶸門創三重敢儗天庭之峻偉蹈
春秋無將之戒昧藩府謹守之規蒙聖恩未即譴懲奉
明旨特加查勘尤宜感乾坤高厚之德意遵日星炳燿
之綸音引咎責躬攄誠俟命卻又聽撥置而再三浮辯
肆摭拾以掩飾前愆不俟聖裁屢干天聽既非臣子恪
恭之義又違祖宗訓典之嚴宜服重誅以懲不恪疏入
深忤當國者於是有詔覆議而王竟從末減矣辛酉嘉靖
四十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公端範植軌為諸司表
率一如居內臺時羣屬畏服明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南

中訟獄煩頗執事者最苦之公故理律精覈又敭歷多在法紀之司至是益明慎公恕兢業自持有齊庶人者怙勢凶殘自殺其家僮抵誣儒生陸某富室子也法曹多引嫌畏勢莫敢誰何公毅然不平竟辨其誣出之而齊庶人者遂按法安置焉留都五城原設兵馬司官小事叢近民易虐往往多以贓敗者公劾罷其尤不職者胡光弼仍請定爲終歲考察之法以飭有位巨璫黃錦至寵近侍也以門下閹馬廣論死南曹從公丐一言以倖脫比至任同事有以廣來言者公曰豈可以大霈釋當誅之人廣遂刑又有冤獄逮繫几數年相連坐死者無算官吏歲易坐是莫洗公歎曰人命至重王法至公

以法官知人之冤而忍弗為之白可乎遂奏釋之其他
可以情原理宥者惻然有哀矜之心事多平反南中人
至今稱執法不冤者則一口以為趙尚書云公自筮仕
凡三十年歷十餘任而為大司寇至乙丑歲嘉靖四十四年歷
二品俸滿考績祖父皆進尚書祖母暨母皆夫人均榮
並茂凡人情所為祖父華者而公皆得之於是勃然起
曰國恩欲報無窮親老就養有限昔人謂盡節日長吾
不可以復留矣還次德州勒疏稱病乞骸銓部惜材請
暫休理已行部使者復以境內人才薦皆不起居無何
值今上嗣位詔求遺逸臺諫交章論薦起公公兩疏辭
曰臣草茅賤品遭際聖朝進叨作養之恩退沐生成之

德祇緣攝生寡要遂致夙疾多嬰涓埃未酬深慚自棄詎意痼疾委頓之軀復蒙聖主求舊之及但臣家有父母並年八十餘歲桑榆風燭喜懼關心病子衰親相依爲命若一旦扶疾遠離則情事甚苦而甚難又非敢專爲身計矣疏上中外咸歆慕喟羨以爲難能乃冢宰楊公溥念公懇情權其重者請賜終養以勵士風蓋特恩也家居五年足跡未嘗一至城府晨夕必在二親之側凡平生所歷處所行事及所見聞之善人美談常不絕口欲親傾聽以爲定省之娛飲食必躬閱視其寒暑衣服調攝惟謹每遇節序二老端坐堂上公率諸子弟羅列階下問安上壽人之視之熙然如登春臺海內無兩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矣又公年資方茂本有濟世之志而才又足以赴之如
安萬銓一事不煩寸楮而坐銷其變爲國家揚威萬里
之外奇哉惟以重違二人屢疏告休迺今先其二人以
往也余聞之公赴起之日二尊人送之河西將別執手
涕干行下公哭仆地不能興既而詔至許公致政以全
公孝乃公與二尊人歡若再見又歸而就養者二年斯
國家之所爲厚公也公可以慰矣公以今年己巳隆慶三年
春正月四日卒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九配牟氏有淑德
先公卒封夫人子男四人成安郎都事君成孚舉人成
忠縣學生成愈恩貢生女一適太學生王溉孫志行縣
學生志伊志周志徵志道志孟志升女孫三曾孫師立

公忠孝本于天性而友愛尤篤視其弟大倫大信怡怡如也卒教成之皆爲舉人接宗族鄉黨極有恩義馭僮僕嚴而有恩厚以待人而薄於自奉創大宗小宗祠堂以敬祖合族訓飭子孫動必由禮常曰門第高可懼不可恃惓惓以成立之難覆墜之易爲戒性嗜讀書雖在仕途旁午中手不釋卷又善作大字有晉人風骨所著有燕石集及諸疏槀可考見云性剛直耿介外若和易而實不可干以私樂善好義人有一事之得有一言之雅亦必在所取而尊鄉一念尤爲切至林恭肅故未有謚也由公請乃得之天台廷評夏公鍭者以文名而有奇節歿後子孫貧無以爲生公賑恤之且梓其文集以

行於世王東瀛侍郎啟者歿已四十餘年矣公歷歷追數其平生大節若見焉今余特疏王公應得贈典大都所聞于公者多也來辱公患難之義茲方幸再侍同朝以緝緒論奈何都事君遽以狀來辱也嗚呼來之受交於公也於情爲深而與公同事之日淺公之偉節徽行即余不能詳然而學士大夫每論當今人可以肩大任重者必推轂公朝廷屢下明詔求公冀公再用若不能一日舍焉則所以知全而傳誌者有太史氏在余特具其略如此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同郡吳時來撰

明故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墓銘　華亭徐階子升撰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公諱大佑字世胤號方厓台之太平人舉嘉靖乙未進士爲鳳陽推官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都察院左僉都副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刑部尚書歲乙丑以留都之績上世宗皇帝若曰茲予能持法任職之臣也進公階資德大夫勳正治正卿贈祖廣德知州崇賢封父相如其官祖妣及妣皆夫人明日公謝恩闕下退謂予曰某親老矣願得致其事歸奉一日之養予再三慰留之公亦再三言淚涔涔與聲俱下行至德州遂疏以乞得予告後三年戊辰今皇帝用臺諫薦悉召起賢士大夫詔徵公復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于時諸縉紳相與私議公之出處或曰公大臣當以
國家爲重其必來或曰公素孝曩以親老去今親加老
其必不來已而公再疏乞終養解之者曰公志堅不可
回且公未衰其爲國家用固有日姑聽之以訓世之爲
子者於風化庶有益乎吏部謂然擬如公請詔從之葢
羣情于公深有冀於將來故聽其歸如此而公以踰年
己巳正月四日遽得疾卒於是論者咸歎訝於事之不
可知與國家之不幸不獲究公之用然又必曰公於事
親其可謂無憾也已公爲人能介然自守而濟以明敏
博大其始爲推官則有聲爲御史按貴州宣慰安萬銓
所爲多不法公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甃諸獄將遂按

銓巡撫劉某納銓賕使僞授甲而爲移文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釁以脅公公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吏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撼即以其日囚服出就理酉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不服貴與湖廣鄰也公檄界上嚴爲之備而奏請合兵剿之二省以寧比還條上八事曰興學校設哨堡禁侵漁杜騷擾省刑罰備邊儲均徭役厚流民詔下貴州徧諸令甲在臺中疏薦前都御史沒川王公才節可用且曰明君用才譬則大匠之用木大匠不以寸朽廢合抱之材明君不以一眚遺濟世之器詔復以王公爲都御史已又論時宰不當私所好引故尙書王堯封周期雍侍

郎費宋三人者相繼罷黜爲侍郎奉命勘伊庶人分宜
竊公寬之公至則盡發庶人所爲僭擬及事之與祖訓
違者分宜怒遂以明年出公掌南臺及分宜敗而庶人
始服法在南京刑部齊庶人殺其僕以誣儒生陸某某
故富家法曹畏勢引嫌莫敢斷公獨毅然出之劾兵馬
胡光鄰褫其官因請勑吏部歲一考察諸兵馬以儆貪
者閹人馬廣坐法當刑或以巨璫意丐公緩死公竟奏
棄市有冤獄逮繫數年公歎曰死重辟也法官固宜知
其冤不爲白乎遂以疑讞其在告晨夕侍親側竟四年
足迹不入城府暇輒讀書如儒生創大宗小宗祠數賙
其族之貧者至節衣縮食不少靳鄉先正林恭肅公歿

若干年爲請於朝賜今諡天台夏公鍭以文行稱手校梓其集又卹其孫故公勳業著於官行誼聞於鄉其子姓服習訓教而興於學弟大倫大信及子成夆踵相接領鄉薦每言動必曰吾所見聞於父兄者葢然爲詩文温厚明暢合之得燕石集若干卷公先世自蛟井徙洪洋宋寶慶中有處艮者以進士守滕州其後徙關嶼歷八世而始生公公生于正德庚午六月十一日卒時年六十歲配夫人牟氏有淑德先卒子男四長成癸右軍都督府都事次即成夆次成忠縣學生次成愈恩貢生女一適太學生王漑孫志行縣學生志伊志周志徵志道志孟志升女孫三曾孫師立公卒之三月成癸以恤

典請詔贈按贈太子少保賜葬祭如故事其年某月日成安李
諸弟啟年夫人馬屾之阡奉公合葬而以中丞悟齋吳
公狀來徵銘予昔督學於浙幸識公諸生中蓋嘗慰留
公又嘗與聞縉紳之議而其惜公則又倍焉者也乃抆
淚而銘之其詞曰
維人大倫君臣父子孰於其閒克欽厥止猗嗟趙公信
是秉彝三十餘年德位俱躋曰國有法吾以爲職奉法
而行其敢弗力生之殺之惟法是從死且不撓矧彼奸
兇曰吾有身親之遺體豈以寵祿易我甘旨巍巍六卿
朝廷所尊兩去不顧卒隕邱園進能爲忠退能爲孝公
身則亡公名有耀匪孝非子匪忠非臣刻銘幽壚永訓

後人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

致仕華亭徐階撰

遺書

燕石集五卷 見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按一名趙大司馬集凡四卷附龍光錄一卷故稱五卷

趙方厓文集序 仙居應大猷邦升撰　按此文容庵集不載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植其本而茂其末斯可已本之不植斯末不足言所謂行者未可卽擬諸大聖人卽世所謂孝悌忠信者無媿焉亦不失爲聖人之徒也余入闈方厓之賢而少接顏面款曲旣轉官尚書過余堅持門

生列坐禮余笑曰尙書對尙書無乃過謙乎方厓曰老父與翁同庚中心肅然列坐乃安遂列坐竟不肯變因而叩其家政朝夕侍養曲盡孝思乃知其果於孝也歷覽前後奏疏激烈懇惻率皆爲國爲民爲社稷其最善在貴州憲績無論地方險易一一親歷率前後巡歷所未到之地且曲盡衷情感頌不已乃知其忠也處兄弟宗族鄉黨曲盡情好不作富貴相用是老幼咸得其懽罔有懷一忌心出一怨言乃知其悌與信也是所謂孝悌忠信以爲之本而發于枝葉不容不茂矣且其文平正婉麗如方池圓沼波濤不激蓄有本之文不求文而自文者然余之知方厓在本而不在末乃樂爲之序而

弗以衰憊辭云
特旨存問八十六叟容菴應大猷拜書
大司馬趙公燕石集序太倉王世貞元美撰　弇州清稾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獲接天台趙公於御史臺時公以
盛年據顯位然多折節待後進未嘗一露得色而同舍
郎有應君明德者時爲余言趙公之爲長者自天性非
有所矯强也余出副青齊臬坐家難歸而公歷左右司
寇以至正位留都大司寇其清白之操持衡之守爲天
下平而是時公之父母年八十餘尚健匕箸既以公考
最封如公秩矣公乃乞骸骨歸養凡再上疏乃得請而
屬先帝更新朝政於大僚庶尹有所登黜中外臺省諫

臣爭稱公賢不宜老之林壑詔特起守故官尋轉南京大司馬參贊機務比以寄籍召至公旣依依二尊人膝下不忍離復再上疏乞休溫詔許之然公至明年忽遘疾不起而二尊人故無恙也搢紳先生無不以國寶家楨一時摧折爲主上與公之父母惜而又重公之始爲忠而卒以孝終葢兩完矣公卒之年而某復起參浙行省又二十年而始遷今官繼公後道經毗陵㕑公之介子別駕君出公所撰名燕石集者凡四卷授而俾卒業焉乃歎曰公眞長者公眞長者某年雖少於公十五歲當公之見接時以操觚之末技猖狂都下都下諸公工其業者靡不悉出所長以相揚扢而公弼弼若無所知

能詢之人不知趙公工是業也應公故好古文詞然所以稱公獨長者耳亦不言公工是業也今讀公詩則皆和平朗爽有朱弦疏越之音而五言古近體尤自長城過於文典雅簡勁太羹不和之味流溢於齒頰間彼橫溢而自謂才鉤棘而自謂調者故退然而下風矣公不以名其業使操觚之人無能名之及稿成而目之燕石公豈其石也要之竟不欲以其長鳴終始不離長者乃爾公諱大佑字世胄登乙未進士別駕名成孚故嘗司諭嘉定與余善謹敏而文有父風

燕石集後序　黃巖王鈴子才撰

大司馬方厓趙公我王氏甥也余因室公之妹公生覙

余爲同物丱角時同入澤宮爲諸生同讀書于方山余
先人墓菴及長公先舉進士十餘年余始忝廁其後及
公升臺部進陟亘卿余始髫次南部郎同事先皇帝及
余引疾得請公尋復繼之同閒居于故里公嘗慨然語
余曰吾二人生幸叨列縉紳藉聖明得放歸林下其將
何以盡餘年亦惟誦詩讀書咏歌太平已乎願與子其
勉之余夙夜服膺斯語矣居無何公忽捨我長逝痛何
言哉痛何言哉公有子四人咸克世公之業既除喪相
與出公所嘗自著燕石存稾文與詩凡若干卷命工鋟
梓既成請序於吾鄉容翁大老爰及於余余受而隕涕
卒業爲序曰余讀燕石集知國家不可無純臣也夫人

臣事仁君易事英君難爲直臣易爲純臣難先皇帝獨運乾綱明炳萬機餘四十年公爲耳目侍從之臣觀其前後奏疏志存感悟詞含愷切寢南夷不軌之謀嚴宗藩無將之戒辨君子小人於進退消長之閒無犯顏引裾之勞收轉樞納牖之功進不附黨退猶鴻逃海內君子交口稱純臣焉嗟乎公今捨我去矣其所嘗相期於林下者不及爲矣而其炳炳烺烺功施社稷名傳國史者斯集具存足自慰于冥冥焉余雖幸而後死於公縱挾末技放言於海天岑寂之區其何能彷彿於公言而已用用而足傳者哉因贅筆於末簡撫卷三太息焉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仲冬白門隱吏在告姻弟王銓頓首

拜撰

手鈔燕石集序　國朝趙宗藩撰　宗藩方厓玄孫

赫然粲然麗天者曰日曰星巍然渺然散著于地者曰岳曰瀆凡夫含聰具明罔不知見而指迷至于星之中有辰有宿岳瀆之外有名山有大川其分野布躔經紀地維苟莫爲隨武循蹟採輯不遺後之人孰從而識其名號誌其神功哉其鍾靈氣而產爲人而爲烈于天下也亦然在昔唐虞以五臣致治成周以周召分陝而岳牧顯天實濟濟先後其間至今紀其職或遺其名存其名或佚其事豈不以時遠籍亡秦灰蕩滅而不可考哉自漢唐以來若蕭曹邴魏房杜姚宋赫赫在人耳目間

雖史編詳備而家乘文冊實亦有足徵焉明興三百年輔翼開剏兀若劉李匡贊承平爛若蹇夏蔚若劉戴其與星象岳瀆參列于天壤間固無疑矣至世廟時名卿碩輔輩出我高祖大司馬方厓公以忠勤著績中外郎其彈劾藩輔撫安荒徼種種偉略詳于憲章錄名臣錄者以視岳牧在虞顛天襄周奚多遜焉不亦表表乎分野而經地者哉去今八十餘載適鼎革初集國史未定僞乘雜出蔑實誣世已有竊吾祖之名蹟而攘之藩撫覽痛憤竊自傷也退念家集疏稾尚存庶幾後起必有能辯之者而兵燹游尋家藏二刻盡付煨燼己亥夏偶得印本繕寫成帙字叢編省易爲攜藏至于言之足以

啟沃垂訓有裨邦家集中諸序已詳言之著何足以稱
之按吾祖以𡠗年筮仕題名時梓人請號公曰昔吾鄉
有方巖方石兩先生余豈曰能匹厓山之小者不已其
方厓乎夫方岳爲浙東具瞻上應牛斗昆合天經駢聯
泰華雄鎮海瀆𦭘數十年產偉人作楨王國自吾祖殁
于今已八安知不有孕靈而踵起者乎余懼先烈之泯
也故書以訴今之人
按已亥順治十六年也距方厓之薨九十年矣鈔本
每頁廿二行每行三十字仍分四卷附外集一卷與
郭鈔本略同
趙大司馬集四卷明太平趙尚書大佑著是書先名燕

石集後名趙大司馬集葢後人重刊時尊顯其官秩而
易之非燕石集外別有趙大司馬集也唯諭祭文行狀
庶官祭文燕石集則附集後此列卷首曰寵光錄差少
異耳余之藏本闕卷一之三友人江濯之送積十餘年
由宋秭山明府寫本補之道光紀元三月郭協寅
又曰王敬所有趙方厓集序見敬所王先生集

遺文

請錄舊臣以宏聖德疏嘉靖二十一年大理寺丞上

竊以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子有得罪於其父非罪大
惡極則譴誡以懲俾之自艾末至遽絕其跡不容朝夕
於左右故古之臣有得罪避位者待命於境君察其心

迹量其罪過非至大不得已則賜之環以復其位即使不容而去猶未遽收其田里凡以手足腹心休戚恩禮葢有一旦未忍焉者竊照原任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今革職爲民王廷相久荷聖恩任之掌院其人品賢否賴聖明洞照有年臣以菲才濫列今職出入臺署亦常念其宅心報主頗不落諸臣之後去歲偶以郭勛之敗不行糾正罪連革職夫廷相與勛共以團營往來同事不能早見豫待引嫌自疎迹似近暱罪固無辭更賴聖明量其素履不加重譴保全還家在廷相一身叨荷主恩固不以進退而有加損然以平生心事偶近元兇未及自白而去不無懷慚没齒近臣見邸報大學士夏言

尙書許讚等俱蒙皇上留任錄用天下皆知聖主不遺耆舊舍短取長凡有識者孰不感奮獨今廷相以心迹未明尙孤恩禮是天地並育之中猶有向隅之泣竊以聖慈亦爲不忍夫明君之用才譬則大匠之用木大匠不以寸朽而廢合抱之材明君不以一眚而遺濟世之器故與人不求備成湯所以興商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所以貽魯要皆忠厚之德延祚長久方今帝德廣運比隆三代奔走豪傑陳力許身固不假廷相一人但其歛歷諳練立身許國久在輿論猶深山之木風雨霜露歲月經久質幹自殊任之以巨室負荷必勝委而不取未免行道之惻爾臣濫列今官媿無寸補自念薦賢

爲國亦臣職事且以廷相受知有年近日之過尚有可
原輒敢昧死上干天聽否則朋姦之罪在廷相且不免
而比匪人以誤主上臣雖擢髮數罪何足贖哉如蒙聖
慈特賜允納敕下吏部再加查議明其心迹請自上裁
赦其過誤仍賜還職起用或遇缺推補以責後效則善
善長惡惡短不惟仰見聖德無疆而使過圖新感遇懲
往廷相當何如爲報也天下幸甚臣不勝幸甚

按明史王廷相傳字子衡儀封人宏治十五年進士
嘉靖十二年三月入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提督
團營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年郭勛
下獄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隆慶初復

官贈少保諡肅敏是廷相終未起用也吳悟齋狀謂
王公卒復召徐文貞墓銘謂復以王公爲都御史似
皆誤抑豈明史誤歟

亡室孺人牟氏墓誌

孺人諱德秀姓牟氏家本黃巖畬川里西崖先生之孫
松石公之子年二十歸于我歸我十年以前官御史貴
敕封孺人又十六年而當嘉靖二十二年癸丑九月甲
辰朔以疾卒于南京大理官舍距生正德戊辰得年四
十有六明年甲寅余拜大理少卿孺人之喪以歸卜是
歲除日丙申葬金墺鶴山之麓昔我先大父道州太守
解組時含飴之愛獨余一人太守於西崖先生爲中表

門相見因見其不肖孫謬得在先生意中而松石公一女甚憐不輕予人既而媒往一言乃字孺人自富室來歸而余業舉子宮僅一畝孺人乃悉鬻其貲裝治給余業食不重味衣布帛無紈綺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倦勤太守家居嚴辦孺人奉重闈謹執婦道太守喜顧謂吾親曰得冢婦矣遂敕余毋得預家事竟以業儒起一經四仕至今官食指百餘卒歲以無凍餒咸賴孺人賢有相之道自歸六年喪其父每念至輒愀然淚下母安人林老歲時饟水土物供養不衰義方教子常賚余禮嚴師雖病猶强起治生覗中饋祭祀賓客然亦由此得損至衰嗚呼此其人豈非富而能儉貴而能勤子孝

婦道抑列女之徒與繼自今已矣几百歲視于吾身視吾之不能乃知孺人之能高祖諱梲別號誠齋曾祖諱炌大父諱璠父諱琴牟氏之來遠矣鉅家以十數誠齋最大誠齋之孫賢以十數而西崖最雄而松石公又似之自公之卒其家政皆在林安人其女之賢本自世德而壼範有素又焉可泯哉四子安長次孚又次忠愈最少女一人淑也未字孫男二余將北征不及視襄事先期安泣請誌石嗚呼吾不忍書也雖然非死者無慚德安使生者無媿辭

答廣德彭州守

旅食背馳無由識荊管生來辱示追祀先祖故州守府

君之文以州之人民懷惠至意欲就傚邱攻府君之象肖而祀之誠異數也竊念先祖爲州距今五十餘年而歿且踰二紀矣僕桑梓懸隔於執事未嘗有肺附之親通家之雅乃一旦敦念有是義舉亶由大方家脫俗爲治因民以追舊德可謂市道囂囂遂無古人耶感謝感謝昔先府君初莅廣德時僕始生不識記問蹤跡及其再治道州謝病僕已總角就外傅自少至壯於先府君家居言動巨細間嘗稍就佩記而鄉邑月旦之評咸亦以爲賢得從祀于黌廡有日矣念其得天頗厚而受享未遐中道而蹶又非自致用是爲神明所憐俾其不肖孫大佑起一經際逢盛時位爲九列以食其報得贈爲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乃今又承執事異世同德以光
昭其身後於是見天道不旋踵而執事之純心爲治以
嘉惠廣德宜不俾先府君專美在前繼自今賢子令孫
將不有出以濟時趾美爲踵德之徵哉僕感德莫報日
夕祝之倣邸無先祖之像當郎馳書家君令畫師臨來
容另專報管生少年時及見先祖治蹟頃與坐語口授
多端倘辱不以鄙夷渠亦能一二陳也拜白
按太平縣志趙崇賢字彥達號次山關嶼人宏治壬
子領鄉薦會試乙榜授汀州府訓導遷知南城縣丁
外艱服除補六合縣京衛軍侵民產嚴禁之劇賊趙
實王平等流劫至縣界擒斬其魁量移廣德知州聞

州大姓濮鬱三等爲里中害號十虎皆縳至庭下叩頭乞改過公曰改卽貸爾時方議津貼建平軍需以助養馬公力爭事得已州人德之公去後建三惠祠祀王邦瑞彭楝及公焉遷道州亦有惠政以病乞歸論者曰趙公其有後祿乎位不副德其後果大顯

遺詩

贈張雷岡并序

雷岡張君裔出羽南先生先生在國初爲吾台高士辟至京師不受祿賜還終養予每讀掛清稾想見其人邈焉曠世夫君固靜者也逸能思始得毋其念乎聊短述以訊之

委羽鍾神秀靈暉蔚人文殷雷山之陽聚族如春雲伊人少耿介結束違世紛琴書敦夙好花竹餘清芬振衣方邱巔濯足澄江濱悵望渺雲海睠側予心薰遺蹤誰得似高蹈羽南君

按張羽字孝翊號羽南有獨清稾張世準號雷岡有雷岡聲餘

妻叔霞溪先生伯仲屢枉詩教水宿晚望悵然有懷

偃息耽流憩維舟睡晚霞幽期隨處得別恨與年賒夜氣合池草風音雜棣華相思未可見雲月共誰家

咏柳亭并小序

中舍葉君自歙徙家錢塘歙有昌山又名柳亭君別號

因之不忘本也余訪之京邸庭樹雙柳菀莳可愛爲賦四韻

卜築昌山外招攜又武林門閒有嘉樹客至共幽襟宿雨添春色流鶯入夏陰城南吹笛夜應識故園心

按三台文獻截序中雙柳菀莳可愛爲賦八字爲題殊誤

王新甫進士新婚 王爲宮允秦公壻　按王名宗沐秦名鳴夏

明霞遠見赤城標紫府雲駢早見招瓊苑棣華春映席洞宮珠樹日淩霄丹山列嶂開鸞馭青鳥傳書度鵲橋更喜鈞天仙樂近飛聲來和鳳吹簫

送林白峰先生令都昌

五月炎風動去橈南遊山水莫辭遙匡廬遠色楚天淨
彭蠡澄波暑氣消直以弦歌資聖治轉看風采著清朝
潯陽咫尺柴桑里莫學陶潛懶折腰
賦得新阡余欲易葬亡妻偶得地于白塔之陽曰馬止山頭其北爲靈伏山又一勝致予季世服亦
厝婦原筮先之
天門雲斷未翔鳳佩絡山河偃月開馬首憑高千嶂合
眼中形勝屬誰裁
與世服
巨魚縱壑時應近疲馬歸途志不違百歲甘辛同逆旅
青山一錨幸相依
恭聞聖恩寬釋海主事喜而口頌

林居曾頌攝生文芹喙空持望五雲閒道洪鈞天上轉

萬年遙祝聖明君

尙書秦華峰先生鳴雷 兄鳴夏

浙江通志文苑秦鳴雷字子豫嘉靖甲辰進士廷對世

宗親擢第一時方祈雨郊壇覩其名復大喜授修撰陞

左諭德歷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郞乙丑主會試時長

陵神道橋圮巨璫請改建估費十萬餘金爲自潤地閣

臣以經始事屬禮曹鳴雷率衆度基而潛授意於擇日

臺官報曰不利興造須二三年乃可舉事遂寢改吏部

左侍郞兼學士教習庶吉士隆慶辛未陞南吏部尙書

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凡吳越名勝無不探討卒年七十

嘉業堂刊

六所著有倚雲樓稾及談資本臨海縣志按吏部當作禮部

台州府志秦鳴夏字子亨號白崖鳴雷字子豫號華峰

俱僉事禮子禮恬于進取自福建解官歸行次崇安病

卒鳴夏以童稚扶櫬執禮如成人伯父文奇之曰吾弟

不死矣授以家學不煩而成嘉靖辛卯壬辰聯捷成進

士授翰林庶吉士甲午轉編修乙未會試同考丙申奉

命冊立晉王戊戌扈從謁山陵應制撰太上神冊表己

亥春哀沖皇太子立名載壡後十年卒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

林脩撰庚子補經筵講官同脩大明會典是時世宗日

御經筵親儒臣鳴夏在衆中魁偉長髯隆準白皙舉動

端暇尤為上所眷注辛丑再奉命冊立周王明年以會

典成賜金綺時請以薛文清從祀孔廟議者以瑄無著述鳴夏疏言瑄反躬實踐厭斥支流溯尋正脈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其爲功不在著述下識者韙之癸卯主順天鄉試首相翟公鑾兩子聯舉鄉會試或疑有他爲給事中所論下諸試官詔獄株及鳴夏罷秩還里益肆力詩文歲壬子倭內寇慨然懷憤求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戰守之要時出策議中機宜於是當事交薦丁巳詔起兵部主事行至彭城疽發背卒年僅五十弟鳴雷幼出嗣大參文文亦早故家益落兄鳴春鳴夏皆先貴嗣母楊夫人每舉以相勖益讀書不懈至嘉靖癸卯鳴夏主北闈而鳴雷舉于浙明年殿試世宗親擢第一授修

撰丁嗣母憂服闋補前職同修國史會典壬子亦主順天鄉試歷左諭德歷侍讀學士兩京祭酒太常卿晉禮部左右侍郎長陵神道橋圮巨璫請改建派費十餘萬爲自潤地得旨下禮工二部相度司空以經始事屬禮曹鳴雷率衆量基潛授指于擇日臺官報曰年月不利須二三年後事乃寢乙丑會試知貢舉尋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奉命總校大典教習庶吉士內閣缺袁慈谿名煒字懋中薦鳴雷于上有浮言亟疏求去隆慶辛未起南禮部未行晉本部尚書穆宗登遐典禮叢雜留都咸視以爲指南萬厯改元江陵張居正與新鄭高拱不合疑鳴雷厚于高復疏乞休家居二十餘年接人慈

祥無厓岸蔦麻癸巳卒年七十有六賜祭葬著有倚雲
樓稾及談資與鳴夏俱祀鄉賢祠秦鳴夏傳本王宗沐所撰行狀
兩浙名賢錄秦鳴雷字子豫臨海人僉憲禮之子生未
彌月失母甫五歲而僉憲復不祿當是時伯父大參文
無子楊夫人岐嶷雷遂子之弱冠補諸生而大參死哀
能成禮大參故清白家日益落雷食貧讀書益不懈癸
卯薦於鄉甲辰成進士廷試閣臣擬進呈第七及肅皇
帝親閱卷則首擢雷次日以例謁分宜分宜曰吾不敢
貪天功君蓋天子門生也因出御劄示雷始知平津有
繼美云授翰林院修撰無何楊夫人卒奔赴哀毀一如
所生服闋仍前職是時皇帝方事元修分命史官撰元

不次擢在位多染指焉雷序當首推特先期請假去閩者重之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以九載考陞左春坊左諭德進翰林院侍讀學士充廷試讀卷官轉南京國子監祭酒進太常卿仍理監事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乙丑充會試知貢舉官雷前後兩握文衡二典成均號稱多得士進吏部左侍郎以論罷無何薦起南京禮部右侍郎未行卽家拜禮部尚書適穆廟登遐典禮藂沓臺省畿輔來就質者旁午於道雷稽古援今舉疵修墜時論允協故事南京聞詔後禮卿率百僚上疏慰安一如北京例雷言南都聞詔已匝月疏入則兩越月矣安得此輦轂下哭臨時禮力主罷識者韙之明年乞休歸歸而

優游家食乘肩輿游覽山水間若齊雲雁宕石梁天姥皆裹糧策杖以窮其勝時時命駕過武林穿幽透深於兩峰三竺間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未幾以微疾薨年七十有六雷天性孝友以所生事所後而又未嘗以所後後所所生事三兄篤友于之愛嘗曰孝弟豈必盡如臥冰泣竹灼艾同被哉盡心焉耳居鄉樂易不爲城府若無有科名爵秩者子孫有過微示顏色如萬石君不苛責也親友罣吏議未嘗輕爲執事筆及過凶歲則汲汲以賑濟平糶蠲稅爲請不獨出私廩以給待哺作饘粥以起溝瘠而已性喜讀書博綜羣籍工詩文文宗兩漢詩宗晉唐皆直抒性靈不作鉤棘語書法師心而遒

勁自具意態所著集若干卷行於世　右才望

風雅遺聞秦華峰鳴雷以射策第一人累官南大宗伯
未老即歸休林下與知舊觴咏或肆遊佳山水取樂二
十年如一朝門人張友于校所著詩文十六卷刻之名
倚雲樓集樓蓋先生所時坐臥其中者也湯藿林敘稱
先生性簡易不設町畦故其指愷以直恬緩于世無俗
化之想亦無紓紆鬱滯之態故其音亮以遠質而彝偉
貌端儀精力完勝既老伉健爲壯夫故其氣汪膺而有
餘聽之如華頂峰頭唒然嘯聲天半傳響也

遺書

談資三卷見千頃堂書目今存浙江通志作益部談資四卷誤　四庫全書總目其書採錄古事不

分門類亦不次時代不註出處龐雜參錯莫窮其去取之意如齊王木履一事乃蘇軾艾子之戲言亦據爲實事錄之其無所别擇可知矣

談資自序　臨海縣志

談資爲卷者凡三余集而梓于留都之私署者也以其可資爲談也故命曰談資云今夫士人之談豈易也必上足以陳義析微次足以昭軌警俗又次聊爲嘲謔亦足以砭違救失使人因而憬悟懲艾卒歸于正斯則揮麈領座亹亹終日可也乃或無稽而誕俚鄙而俗顯斥而訐詭隨而謾不惟無裨人己爲有道屬厭而納侮招尤此其階矣是以君子寧括囊无咎談豈易哉必也廣聞多識羅萬有于寸衷觸物比類動稱古人斯其事核

而信詞雅而文旨深而婉感易入而聽可久當不爲簡
劇不爲煩激不爲怒爲庶幾焉耳余自筮仕郎守在翰
墨而性苦健忘據案對冊槩若了了比掩卷則或恍然
失矣乃于披閱所到處凡往哲制行言論嘲詠可舉而
談者輒筆之久乃成斯帙顧史冊浩繁汗牛充棟譬則
探玉于山探珠于海未能廣涉泛窮奧窅僅得其千百
之一二耳梓成附此以志歲月焉

倚雲樓稾十六卷 見千頃堂書目今佚

遺文

重修東湖記 台州府志

台之東湖負郡郭爲湖者也以其居于東偏也故名按

志初爲水軍營嘉祐中徐守億徙營于城拓而爲湖則
熙寧四年錢守暄也湖爲閘三中建堂爲共樂亭爲流
杯規制甚備其時翠巘搖岸澄波洗月峰巒列嶂桃柳
盈隄爲一郡之勝焉嗣後遞塞遞開入我國朝宏治丁
巳陳守相復爲修濬之以迄于今無有踵其美者湖遂
積爲瀦坎灌莽之區曩時之勝人徒想像于暮煙清波
而不可得矣豪民因占墾爲田志所載一萬六千步者
合三湖而僅存其三之二耳萬厤甲申侍御范公奉命
按兩浙風裁獨持民懷吏畏行部至台甫竣事即覽輿
圖之勝弔樵夫之亭徘徊湖側乃喟然曰此湖也漫漶
若此可復其故名乎第開與塞亦有關于郡治否也予

是父老進曰台負山爲郡而形勝獨詘于東偏脫有警
則騎可徑薄城下昔人營水軍于此良有深意比去營
而湖與南津相爲環抱亦有限帶封域或龍見而雩順
勢導流則貫畦浮塍爲溉奚啻千頃又堪輿家言湖不
瀦水則襟抱虧疏風氣宣洩居人靡寧由斯而言則湖
之于郡所以固風氣扞寇盜而興民利也敢云無益哉
公曰嘻余實代天子以巡省方岳者也是故以明天時
則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則觀謠俗顧
止于持柱後惠文搏擊大猾已耶乃進郡守張君會宗
俾總其成屬邑令周君孔教俾任其事且戒曰毋病民
毋耗費毋狃目前仍貽其難于後之人二君奉命惟謹

顧兵災之餘邑民儉迫帑藏告詘難以繇役大費筴之無所出獨幸一時郡邑之政與民爲便衆爲之附董以周令臨事有先物之智與見義之勇故議不煩于衆慮不動于民經畫盈縮悉中肯綮力取耕耘之暇食取公儲之粟而又度地分工均其勞逸民乃大悅不俟促而自課雲動雷行畚鍤齊舉周君坐署中治事如他日而以畢事告矣湖之深可通舟其滑則護以木柵以防崩齧其岸則築以高岡以植桃柳置斗門于前以節旱潦徙樵夫祠于北以便妥靈籍占田之入于官以備修濬中若堂若亭若橋結構如舊制而稍增益之湖之規制遂大備矣用夫以工計者六萬九千五百三十有八用

粟以石計者三千三百三十有七云周君持幣詣予請曰斯役也非侍御公倡議主維于上則僕弊安能爲役夫公私享無疆之休則亦相與戴公以無疆之澤予大夫幸賜一言紀之以垂永久余曰誠然哉誠然哉而予亦享公之休者其何敢辭然不能不因而有感于世故云爾蓋先王設官雖維以上下之分而實聯以其濟之情故和衷協恭天下事未有不致于理者自後世文密法詳體勢懸隔長吏始有不自得之心以避事爲良策即利害所繫朝不及夕猶逡巡卻步者比比是也若湖非在窮山邃谷間而廢棄如是其久吏茲土者能不一慨于中邪豈皆憚勞費坐因循也此其故可知矣幸茲

侍御公文學節槩爲臺省名流且趨舉雄步思力變世吏之習獨執禮要虛心盡下而吾郡邑諸君遂得殫力畢志以效其才故成功如此其易易斯古之道也公今得代還朝矣握要秉樞固旦夕事當益廣其志意爲國家培元氣成寬裕隆平之治俾中外臣工有以自盡而無不自得之心將無偏不舉無利不興而三代之治可復矣豈區區一郡蒙其休哉公名鳴謙舉辛未進士直隸江陰人張君與公同榜進士閩之晉江人周君江西臨川人則庚辰進士也時樂觀其成者同知通海趙君汝誼通判望江李君彥推官同安王君道顯于法皆得書

利渡橋記　黃巖縣志

黃巖在山海閒故其往來之道非緣崖而躋卽跨江而渡若橋江按當作斷江視他渡特險艱於濟焉然在邑爲通衢由之而溺者什常二三噫易渡爲橋民之有是思也非一日乃今肖海袁侯莅治甫朞愼法近情政簡衆爲之附尤孳孳問民所疾苦而興革之於是居民楊任管雷輩以爲有侯如此意其所樂聞者曷挾圖羣入以告乎侯果覽而起曰是誠不可已顧帑無羨貲請於上則緩或不得請則沮無已我捐俸爲若倡若其於民閒相勸以多寡期以集事而止夫財出於民工之良苦役之合散吾以時餽勞以相厥成則如何可乎不可乎衆唯

唯而出遠近聞侯意爭相捐助惟恐後乃以僧元蘊練實可任於凡量度圖維悉以委之僧乃測江之南北若干尺分爲七梁梁廣如長數而殺其二鍥趾所立皆以身泅於水而定之已乃攢木以抵衝懸機以引綷盎悉虛構實務俾堅好以爲永利比成而東西行者履砥視矢淩波濤於踵趾之下而若不知莫不懽呼頌戴以爲侯功而侯第以酒往落成命以今名功則與民而不自有也民乃譁曰受其賜而忘其功吾得爲頁民耶以余辱侯知乃羣來請記將以紀實示遠而詔勿壞余謂古稱令爲近民夫亦謂休戚與同卽有疾痛痾癢可隨所呼號而拯救之耳近世士視其官若郵傳無意於民抑

緣文密法詳以避事養譽爲良策雖事關有司或有廢弛猶莫能興民是以含忍不以告告亦寢閣不爲理如此渡宜橋直有待於今日也可想見矣邑人與侯非千載奇遇乎侯望實崇著行且召爲臺諫官他日正色立朝於天下利病所繫必能入告我后而施行之玆特其瑣瑣者耳余并及之以告邑之士民使之拭目以俟焉侯名應祺字文穀宵海其別號揚之興化人舉甲戌進士

遺詩

除夕　三台詩錄

蓮漏催殘歲又除寒鐙悶悶夜窗虛韶華過眼須臾耳

舊事關心感慨餘漫倚壯懷歌伏櫪且從榆景賦閒居
紅梅已露春消息次第風光到傲廬

泰白厓先生遺文

贈郡侯梧岡陳公述職序　三台文獻

夫儒者稱敘良吏輒及卓茂予嘗尚論其世其所設施非有可喜可愕痛快人意赫然若神明之爲者而何其聲之遠也及觀傳其事者不過曰勞心諄諄愛人如子又曰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豈理道固止是邪抑茂無他材能故其治無可稱道也後之從政者吾惑焉察察以爲明事非不集也沾沾以爲惠澤非不施也皎皎以爲節行非不廉也聽聽以爲勞身非不勤也考其一時所

樹雖足以焜燿見聞矯誣上下其所入於人者蓋淺矣是故出治有本操術有要世有升降民無古今古道之不復也獨吾民罪哉維揚梧岡陳公以名進士起家累轉而來守吾郡文學飾治人甚便焉予自客歲家食公視政甫二載則聞郡人士輒相驚告曰侯遷去侯參某藩政矣或則曰侯遷去侯副某臬使矣閱而起已而復然如是者殆累旦暮夫公何以得此於人人邪公行方而智圓外柔而內剛加志民瘼不入義外一錢日平明坐聽事迨昃而罷胥吏雁行以進帖帖受成訓唯謹事關利病雖豪宗世族壓以藩臬臺使之命唯漠然不動聲色守之如初若夫兩造具備片言而決莫不厭服其

心如見肺肝然而推心置腹開諭切至曰如是爲法如是爲情聽民自便不務深入守其道三載一日推其餘力以造多士舉善而教食貧以勸士亦津津興起唯勤唯正以成佳習政用以成課用以最是故始至而民安之繼而懷之終而若或失之亦其理宜矣嗚呼若公者豈予所謂出之有本操之有要者邪明年歲丁未實當天下述職之期公蒞行李且行郡倅粕巖張侯問言於嗚夏予惟唐虞尙矣三代以下唯漢治爲近古然自宣帝綜核名實一時良吏雖彬彬而敦龐渾朴之意衰焉光武中興倥傯戎務日不暇給首唯卓茂是崇是長其所以挽治機以風曉天下者有以也明興爰及嘉靖天

予臨軒鋭意更化故吏治率尚明作比者詔旨頻仍若欲補偏捄敝以綿國祚於有永者以公治行復應佳期以往當宁將無事以風天下則已苟有所藉以回治機則旌擢之首非公而誰往哉予姑以公之行卜之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爲公頌之書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敢爲聖天子望焉是爲序

秦白厓先生遺詩三台文獻七首今從三台詩錄取三首

送胡龍山别駕

君行不可留綠柳暗江頭春色隨征旆浮雲生暮愁孤忠懷楚璧壯志拂吳鈎湖海他年夢能忘天姥遊

送方源直先生司教泗陽

鄉曲經年話江湖悵别心秋生衡岳遠雲落洞庭深舊
學家聲遠寒氈鬢雪侵一官吾道在努力樹徽音
鏡光閣同諸宫輔觀雪和韻
勝會衣冠鄴下才春遊軒蓋雪中來湖光倒影涵雙樹
山勢連雲接五臺色淨香林明近席花隨仙梵度深杯
酒闌卻憶關河皮萬里寒霄首重回

古學彙卷七十六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